

女生丛书

我靓，我炫，我的情感我当家！

Hot Girl



男生偷偷读

女巫诡计和爱的魔法

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

[德]比安卡·闵特-柯尼希 著
王燕生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炫女生丛书



女巫诡计和爱的魔法

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

[德]比安卡·闵特-柯尼希 著
王燕生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任天真

我们倡导天性、率真的阅读与成长

ISBN7-5324-6745-7 / I·2418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女巫诡计和爱的魔法/[德]比安卡·闵特-柯尼希著;王燕生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4

(炫女生丛书)

ISBN 7-5324-6745-7

I.女... II.①比...②王... III.青春文学—中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377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5-345号

Bianka Minte-König, HEXENTRICKS & LIEBESZAUBER@2001 by
Thienemann Verlag (Thienemann Verlag GmbH), Stuttgart / Wien



女巫诡计和爱的魔法

[德]比安卡·闵特-柯尼希 著

王燕生 译

李学斌 策划

赵晓音 装帧

李清月 插图

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史建平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20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炫女生”丛书选自风靡欧洲青少年图书市场的“男生禁读”系列,为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这套丛书自 2002 年德语版面世以来,就与德语版“女生禁读”系列(即少年儿童出版社已经推出的“酷男生”丛书)一起,成为欧洲青少年读者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图书之一,全球持续热销近千万册,深受西方青少年及家长、老师的喜爱,部分内容已经被列入德国初中和高中课本,被誉为“指导青春期男生、女生度过恋爱危机和身体困惑的理想读本”。

目 录

- 1 女巫的安息日 / 1
 - 2 亲吻魔法 / 31
 - 3 巫婆舞 / 61
 - 4 迷魂饭 / 89
 - 5 反魔法 / 121
 - 6 年轻的女巫毫无办法 / 143
 - 7 爱情健康食谱 / 167
- 译后记 / 王燕生 197



女巫的安息日

女巫的安息

“多可爱啊！我的宝贝儿给我的信！是他刚才在校园里塞给我的。”

这是在数学课上，我已经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贴画，挺可爱的，是吧？”

伴着她那故意用假嗓悄悄的说话声，我的女友汉娜啪的一声就把一个最最漂亮的不干胶贴画贴在了我的打开的数学书上。

“你疯了！”我朝她嘘了一声，并用指尖把这个让人难堪的东西从数学书上揭了下来。教科书是国家提供的，学年结





末时我必须把它完好无损地交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书里不能留一点儿贴画的痕迹!“你爱贴什么地方都行,就是别贴在我的数学书上!”

“别激动,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你以为我会把我的乌尔默尔(译注:乌尔默尔是德国儿童读物中一个已绝种的古代巨型爬行动物蜥蜴的名字,它会说话)贴画送给你吗?”

“乌尔默尔?”

“是啊,从冰里出来的乌尔默尔(译注:该儿童读物中写到,从前有一块冰,冰里有个蛋,乌尔默尔就是从这个蛋里孵出来的)!因为布兰克在业余滑雪时把我从黑马冰原上救了出来。”

我听得直起鸡皮疙瘩。乌尔默尔,我的宝贝儿,挺可爱的,多美啊……我这位最要好的朋友大概脑袋有毛病。说实在的,我并不嫉妒她,但是自从她跟这个布兰克交上朋友以后,就不知道她脑子里什么地方搭错了筋。

另外,我俩共同的朋友米拉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以讲求实际著称。对每个稍微正常一点儿的人来说,汉娜和布兰克干的那些事都是不可忍受的。我和米拉舍己为人地关心着汉娜的爱情生活,更促进了这种状况。谁知道,没有我们的帮助她是否能够逮住那个匿名打手机的人呢!

难道这样不停地向我们炫耀她那幸福的光彩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吗?

假使有个男孩儿对我们表示了兴趣,那么汉娜热恋着的



那个谄媚者也许还能让人忍受一些。

我指的是长期的。不是仅仅这么两次聚会就碰出了火花，女士们立刻沉醉在热拥狂吻之中，等到第三次聚会时，她们发现这个小子已经跑到别的什么地方煽情去了

不，我不是这号人。我天生就是一个宁愿慢一拍的人。当然，一看我的星座——天秤座也就不奇怪了。另一方面，我是属猪的，我就是为爱和浪漫而生的。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罗密欧发现我就是他的朱丽叶，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像汉娜的布兰克这样的男孩子的确少见。

唉，我叹了口气。

不，真的，我从心底里祝福她跟布兰克好，这一点不应该引起误解，但对我来说不是也可能有找到这样的人的机会吗？最后那次学校举行的庆祝会上我们提供了一个调情商店，里边有可以占卜爱情的塔罗牌（译注：一种供占卜用的22张一套的纸牌）和选择对象的星座，庆祝会以后的一段时间一切都挺好的。遗憾的是，汉娜给我作为合适的星座挑出来的那几个男孩子，后来证明他们是一帮没出息的家伙。

开始的时候本来还没什么问题。一个可爱的双子座或者狮子座，这就不错了。不一定非得是双子座和人马座的贪吃组合。鉴于我偏爱吃甜食，要是这样的话我的身材会彻底完蛋的。

我又叹了口气，引来了汉娜探询的目光。“我怎样才能帮你呢？”她发出了信号。不，她帮不了。



我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把班上的人偷偷地看了一遍。天啊,没有!虽然自庆祝会以来我的同学们身体里那沸腾的荷尔蒙汤明显地冷却了下来,但是男孩子们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具有魅力。

比如说马尔库斯,他始终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作风,而瓦内萨还没法凑着上前跟他搭腔。这时他总要训斥她,而且还在公众面前叫她面包片!

要是我,我就不能容忍!决不容忍,每一个规矩的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最好离开马尔库斯远一点儿。否则会有什么结果呢,汉娜有亲身体验,但那是苦涩的体验啊!

我更喜欢托比。我特愿意静静地看着他,这时心里感到非常愉快。可为什么他这么腼腆呢?当我难为情得耳朵开始发红的时候——我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他的耳朵甚至马上就要发紫了。那次课外活动滑雪时,在小屋里喝了点儿潘趣酒,他醉醺醺地吻了我,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接吻,那以后他多次请求我的原谅,以至于我的女友们都不得不相信,肯定是他错误地对我干了那种事!

是啊,那次滑雪课外活动。在瓷砖壁炉长凳上,令人心里暖融融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贴在我嘴唇上的带着潘趣酒香的亲吻。多么地甜蜜!为什么我们就没能继续下去呢?

我又叹了口气,结果引起了我们的数学老师侏儒怪的注意。

“是这样,卡蒂,如果人们听见你在唉声叹气,人们还以

为,我在强迫你们背诵魔术基础知识,而不是乘法基础知识呢!”

我看看汉娜,汉娜看了看我。

魔术基础知识?

为什么我自己没早点儿想到这一点呢?

作为全市著名的女巫的女儿,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位成功地经营着一家秘传小店的母亲的女儿,除了用失望的贪婪的目光盯着每个可爱的男孩子,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供我使用。

弄几个魔法绝招来……依我看,所有的魔法基础知识也都差不多……爱情魔法已经宣布开始了!

汉娜的眼睛诡异地闪着亮光,就好像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似的。

毕竟我曾经尽全力帮助她找到了她那个手机——爱情。现在该轮到当“受助者”了。

“让我们用魔法来试一试,”汉娜小声地跟我密谋着,“巫术和魔术……你妈妈的商店里有那么多这样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已经定好了下一个课间休息之后要做的事:汉娜和米拉下午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去我妈妈的店里寻找实施魔法最关键的材料,通过这些东西可以为我变来一个至少像汉娜的布兰克那样可爱的男孩。

女巫的安息





她们两个人又一次充满了行动的欲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欲望有时让我感到害怕。虽然我觉得她们这样对我相当友爱，这才叫真正的朋友，但是尽管如此也会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宁愿选择步子小一些，像米拉那样冲锋似的不是我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米拉在男孩子面前表现出的那种大胆泼辣。另一方面，她用这种方式当然也得不到男孩子的青睐。但是也许她也根本不想这样。在她身上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三个当中至少她想有一个朋友。

“为什么一个独立的女人需要这样一个男人？”米拉有时说，“只会带来紧张，这样的人我肯定不要。”

她是否当真呢？

自从汉娜不停地跟布兰克亲密地嘀嘀咕咕以来，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缺少什么。

啊，爱情一定很美！

可能我是嫉妒。这一点虽然我没当着汉娜的面承认过，但是经常看见他们交换小情书和短信，还不得不听他们在手机里甜蜜地亲吻，这让我感到有一些痛苦。就因为我那老古板的爹妈，我甚至连一个手机都还没有！

啊，卡蒂，我告诫自己，你不是一个好的女朋友！你要耐心地等着，会有人爱上你的！

可我不想等了。我也想有一个男朋友……而且想立刻就有。



“费利克斯，魔法书在哪儿？”

带着这个问题，下课以后我直接奔到了我妈妈的商店。她原来叫费利齐塔斯，可是家里的人和我们这个不太大的朋友圈子里的人只叫她费利克斯。我从7岁开始也这么叫她。不知怎么的，反正是叫她妈妈或者母亲好。由于这个称呼，人们常常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而不是母亲，对此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高兴。她长着一对大眼睛，长长的黑头发，看上去又瘦又柔弱，人们常常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那为什么我长成了这么一个傻大个儿呢？她那优美的身姿就不能遗传给我一点点儿吗？我这一头金黄色的长发还不算难看，可我的前臂一定要这么粗，我的大腿一定要长得跟生了蜂窝组织炎似的吗？所以做双杠操时我总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虽然米拉认为，我只是还有一点儿婴儿的肥膘，长着长着它就会没的，汉娜认为这是富态，她还希望有呢——尤其是上身。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让我更开心一些。

当我在洗澡间里照镜子时，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怕了。

如果我穿上几件美丽的衣服，当然失望就会少一些，尤其是当我微笑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有点儿漂亮。

因为毕竟我把妈妈的大眼睛遗传了下来，总还算漂亮吧！甚至蒂莫，那个狮子星座的男孩都这么说过，学校的庆祝



会之后他还迷上了我好一阵子呢。

“小鹿鹿，”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害羞。”然后他就动手动脚的，这是在一次公开放电影的时候！

我当然拒绝了他。后来，当我把我的可乐泼到他脸上时他才不再纠缠了。让他尝尝害羞的“小鹿鹿”的厉害！他就像一只落汤鸡似的灰溜溜地走了。

我妈妈站在柜台后边，正在用一台旧式的药用天平给一位女顾客称草药。

我们住在音乐家小区，在一座经济繁荣年代（译注：指1871—1873年）建造的已经有些损毁的别墅里，三楼。爸爸是医士，他的诊所开在一楼。这非常实用。我妈妈的商店在从前的一间药房里，离这儿只有三座房子远。旧药房的部分设备还保留着，费利克斯那秘传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个环境里太合适了。她的商店看上去极其神秘，香得那是没法儿说。麝香，薰衣草，还有芦荟！

她把散装的草药和茶放在药柜的抽屉里，磁罐和玻璃瓶里是香料、熏香和精油。

在旧药房里人们经常能看到制成标本的绦虫和泡在硫酸盐里的胆结石，而这儿的玻璃柜里陈列的是各种不同的神秘的东西，费利克斯在专门的秘传班里讲解它们的用法：水晶预言球，磨光玻璃金字塔，宝石，魔术小铜壶，宗教仪式上用的匕首和夜魔脚（译注：指一笔画出来的五角星。在民间，

迷信的人认为这种五角星是夜魔的脚印,将它贴在摇篮或床旁,保护儿童及家人睡梦中不受夜魔的伤害)。

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书架,上边放着秘传的参考书籍。

“魔法书在哪儿?”我重复着我的问题。

费利克斯从天平上抬眼看了看,中断了她跟女顾客的谈话,指指书架方向。“左边,下边,亲爱的,”她用她那无限温柔的、低沉的声音说道,“再多的没有了。瓦普几司之夜前(译注:瓦普几司本是天主教本笃会修女。瓦普几司之夜指5月1日前夜,据说这一天夜里,女巫们都到布罗肯山上去跳舞,这时她们的魔力特别大)这方面的需求总是特别多。今年女巫们已经把我完全抢劫一空了。”

瓦普几司?这也许是我的知识上的一个空白点?

是个空白点,这很好,吃午饭时费利克斯可以给我补充一点儿信息。

我把还能找到的这三本魔术书放在我的印度檀香木小桌上,等我和我的朋友们下午来阅读。

我妈妈做了一锅非常好吃的兔肉,爸爸和我吃得津津有味。费利克斯做饭做得这么高级,我又这么喜欢吃,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费利克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瓦普几司?为什么女巫们这么强烈渴望得到魔法书呢?”

爸爸好奇地从盘子上抬眼看看我:“孩子们,你们在学校就什么也不学了吗?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歌德的《浮士德》里的





(译注:《浮士德》是德国伟大文学家歌德的巨著)。瓦普几司之夜时女巫们在布罗肯山上跳舞,跟魔鬼结婚。”

我震惊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不是当真的吧?”

费利克斯小精灵般地咯咯笑着,声音是那么的轻柔:“你爸爸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卡蒂。但是如果你想听我作为专家来讲一讲的话……”

“那还用问,我当然想听啦。”

我尽情地享受着那美味的兔子腿儿,吃起来很有异国风味。

“你往这里边搁什么了?”我问道。

“百里香、大蒜和一丁点儿红咖喱。”

“好吃。”现在爸爸也说话了。

我又回到魔法这个题目上。“费利克斯,请你讲讲吧!”我请求妈妈。

她用纯麻餐巾擦了擦嘴,其实嘴上什么东西也没有,然后便开始讲她的那些不外传的故事,显然她十分高兴。“流传下来的对女巫的狂热崇拜今天又有了很多新的信徒。它是一种自然拜物教。四季的变化,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以及月亮的位置都影响着女巫们的年龄和生活节奏。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遗留下来的女巫节日。这些节日叫安息日(译注:指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

我点点头。明白了,女巫安息日,我听说过。“瓦普几司就是这么一个安息日,对吧?”

“而且是女巫节日的高峰。这就是说,在这个节日时,所有的女巫都集中到布罗肯山,或者集中到哈尔茨山脉里塔勒附近的女巫舞场,在那里跟头上长角的神举行婚礼。”

什么?这听上去简直就是放荡!“头上长角的神?你不是说,她们跟魔鬼集体淫乱?”

“卡蒂,别马上就这么激动,”爸爸笑着说,“你知道,很多都是老掉了牙的迷信……尤其是这些魔鬼的故事。今天哈尔茨地方的人都把这些当成了旅游业闹着玩的东西。比如,瓦普几司之夜时塔勒那地方闹得天翻地覆,但不是因为魔鬼跟女巫们结婚,而是追求利润跟迷信结婚!”

“京特!”费利克斯显然对爸爸这种冷酷无情的分析感到十分悲伤,“你别忘了,我的钱也是靠这种……靠这种你管它叫做迷信的事挣来的。”

“难道那就不是迷信了吗?”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于是便插话问道。

“是这样的,我想,今天的女巫崇拜中一定存在着一些东西,它们有助于妇女和女孩子们与自己、与大自然更协调一致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具有静心养性性质的宗教仪式对女性的自我意识肯定具有积极的影响。当然,人们必须区分抱有良好愿望去实施魔法的女巫和那些专门装神弄鬼的巫婆。”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我插话说道,同时心里想着我们在即兴喜剧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女巫的安息





“比如……其中肯定也有一些女巫……但是这些——嗯——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不是真正有组织的妇女社团，像在女巫那里那样。其实很多女巫也根本不拉帮结派，而是宁愿在安静的小屋里施魔法。”

“不见得吧！”我脱口而出，我想，这件事我还知道。“这种事不是被禁止了吗？”为保险起见，我又问道。因为有一段时间女巫们依法被烧死了。

“不，假如它不扰乱公共秩序，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施魔法。”费利克斯站起身，把盘子收拾到一起，然后放进洗碗机里。

“信息够了吗？你大概不是想参加女巫行会吧？”

我几乎就要说“想”了，可爸爸那极其怀疑的目光让我及时闭上了嘴。

“你别引诱我的孩子往这条骗术的道上走！”他说，说话的声音比较大，平时他可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太激动了，便满脸尴尬地微笑着补充说：“家里有一个女巫我就够受的了！”

费利克斯瞪着她那大眼睛看看我，看看他，最后又回到我身上。

“亲爱的，”然后她还是用她往常那种柔和的声音说道，“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以便把你身上那些积极的能量汇集在一起，那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地干。肯定比你整天玩掌上电子游戏机、看电视，或者用手机煲电话粥好。”